

5

怒拒市长

风 语

46



○作者 徐向林

关婉馨让张鹏程躺到了理疗床上。

何正站在一旁盯着看。关婉馨对何正本来就有意见，有一次，医院评先进，凭成绩、凭能力，都非关婉馨莫属，但市卫生局的一位领导向何正打了招呼，这个先进就成了别人的，关婉馨一直对此耿耿于怀。这次借着张鹏程，也算“狐假虎威”，她要出出心中的怨气，便揶揄道：“何院长，你这是在当监工吧？”

何正脸上一红，张鹏程也给关婉馨帮腔：“何院长，你该干吗干吗去，你守在这儿，搞不好就闹出大动静。还有，我来看病的事要保密，要是外面有一个人知道，我可要拿你是问。”

张鹏程发话了，何正不敢不从，他乖乖地讪笑着走了出去。

一个疗程下来，张鹏程感到浑身轻松。关婉馨笑着对他说：“张市长，腰间盘突出是慢性病，要长期理疗。”张鹏程一乐：“行啊，我还要感谢这病呢，让我有机会见到了你这个大美女。”

此后，张鹏程每隔三五天就抽时间来做理疗。他对关婉馨彬彬有礼，配合治疗也相当默契，这使关婉馨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
一个下雨天，关婉馨接到张鹏程的电话，让她到青州宾馆给他做理疗。他在电话里抱歉地说：“小关医生，我放了小车驾驶员的假，中午陪客又喝了不少酒，我不能过去了，只能请你过来。”

出诊对关婉馨来说还是从未有过的事，当然，张市长召唤，她不可能不去。

青州宾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月亮湖畔，院内小桥流水，假山林立，古木参天，是青州市接待外宾的首选场所。张鹏程的宿舍在北六楼的8608室，这是

青州宾馆最老的一幢楼，配套设施也相对落后，宾馆负责人本来安排他住条件最好的南二楼，但张鹏程不允。

关婉馨来到张鹏程的宿舍时，已是下午4点。正值盛夏，此时的阳光虽没有午时那样“热辣”，但余劲未减，仍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。关婉馨穿了一件青绿色的连衣裙，长长的秀发扎成了一个马尾巴，脚上趿着一双粉色的凉拖鞋，整个人看上去既清爽又灵动。

她刚走到8608房间门口，还没有敲门，门就无声地开了。关婉馨一脸惊讶，张鹏程一边把她往里迎一边解释道：“我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盼来了，你不知道，我在窗口张望了好多回，看你进了大楼，我就计算好时间，果然给你开门刚好，看来我们挺有缘分。”

关婉馨脸一红，一个堂堂市长，能在乎自己这一介平民，说“受宠若惊”有些夸张，但也让她心中揣了一只兔子，够蹦跶一阵子的了。

张鹏程身上还能闻出酒味，关婉馨给他做理疗时，问他：“喝了多少酒啊？酒味还没散。”

张鹏程笑着说：“我的酒量还是不错的，看到你更醉了。”关婉馨被他说得满脸泛红，垂下头不再说话。她的双手轻柔地按摩着穴位，头发不时划过张鹏程的肌肤，身上散发出成熟女人的芳香，让张鹏程心猿意马。他突然从床上跳起来，紧紧地抱住了关婉馨：“婉馨，你真像我的初恋女友，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……”

关婉馨吓坏了，拼命地躲避，但张鹏程借着酒劲儿，将她抱得更紧了。张鹏程满是酒气的嘴唇随即也凑近关婉馨的脸，关婉馨哪见过这等阵势，她心头一急，“啪”地一掌打到了张鹏程的脸上。这一掌打得很突然，把张鹏程给击醒了。他松开怀中的女人，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喃喃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喝多了。”

关婉馨惊惶之下，眼泪都气出来了，她打开房门冲了出去。

关婉馨直接回了家。想想刚才的遭遇，心里还是委屈万分，张鹏程原先留在她心中的美好形象，都被一个狰狞的“怪兽”带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何正踱到关婉馨的理疗室，通知她去给张鹏程做理疗。关婉馨说：“我不去，你安排别人去吧！”何正差点跳了起来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关婉馨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瞪鼻子上脸，让你给张市长做理疗是你的福气！”

可不管何正说什么，关婉馨都铁了心不去。何正摇着头，生气地走了。

直到这时，老孙才反应过来，心想糟了，敌机是专门来炸这里的，于是大声呼喊：“快撤！快撤！敌机来炸我们的厂区了，所有的人快撤出厂区！快撤！快去防空洞……”

老孙一边疯狂地奔跑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。可是，在飞机的轰鸣声中，他连自己的喊声都听不见，何况那些正在沉睡的人。

当时石永伟刚躺下，还没有睡着，他感到情况不对，忙起床叫醒母亲和妹妹，准备带她们去防空洞。母亲腿脚不便，他背着母亲正要出门，一枚炸弹呼啸着飞来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屋子飞上了天。

这是爆炸的第一枚炸弹。

紧接着，炸弹接二连三地落下来，被火圈围住的被服厂顿时陷入了敌机的狂轰滥炸中，爆炸四起，火光闪烁，烟雾升腾，喊声震天……这次轰炸，敌人疯狂地扔下了32枚M1-SI-C重型炸弹和3枚毒气弹，其威力足以毁灭火线内地面上地下所有的建筑和生命，包括地上飞的蚊虫和地下钻的蚯蚓。

现在回到1938年9月26日大轰炸的前一天下午，这个城市至少有1131名平民正在度过他们今生的最后一个下午。

时令已近中秋，山坡上杂草丛生，野花开放，呈现出山野特有的繁复而又略带凄迷的色彩。

天空放晴了，教室外阳光灿烂，几只胆大的麻雀停落在窗台上，叽叽喳喳地“交谈”着，仿佛在讨论这神秘的世界。

教室里静悄悄的，学员们专注地看着海塞斯在黑板上飞快地写出一组组电码，不知道教授今天又要把他们带到什么样的密码世界里去。

只有坐在最后一排的陈家鸽举目远望，目光穿过窗格，越过一丛灌木，落在远处的山坡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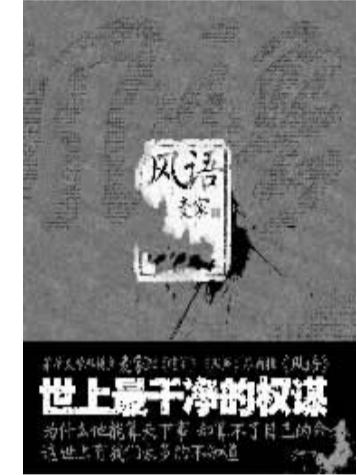
他正使劲揉捏着一个小纸团，一张小纸条正在他不停的揉搓中化为纸屑。

这张小纸条是刚才他上课翻开书本时发现的——不知何人何时在他书中夹了这张小纸条，其内容比上一次还要激烈直白：

汪精卫一心降日，蒋介石三心二意，国共合作，貌合神离，抗日救国大业，举步维艰。时下，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云集延安，你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投奔光明啊！看过纸条，请立即销毁。

陈家鸽默诵着纸条上的话，一遍又一遍。

与此同时，海塞斯正在黑板上板书电码——



○作者 麦家

码——

2753 2834 2915 2996 3077 3158

3239 3320 3401 3482 3563 3644

3725 3806 3887 3968 4049 4130

4211 4292

海塞斯在黑板上写完最后一组电码，转身要求学员们起立向后转时，陈家鸽才回过神来。

海塞斯看学员们转过身后，即开始擦黑板，他一边擦刚写的20组电码，一边说道：“现在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刚才我抄的有多少组电码，这些电码有什么特点。不要交流，只要回忆，只要思考，我的问题还没有提出。老规矩，我的问题一旦提出，独立答题比快速更重要。”

大家努力回忆刚才在黑板上看到的那一长串电码。陈家鸽也在回忆，尽管刚才他在看窗外景色，只是在起身的瞬间瞄了一眼。

擦完电码后，海塞斯让大家转过身来，“首先我要恭贺各位，都顺利通过了上一次的模拟测试。你们要感谢我手下留情，坦率地讲，这次测试难度系数不高，同时也要感谢自己没有被吓唬住。恭喜你们。”说着，海塞斯带头鼓掌。

鼓完掌，海塞斯笑道：“你们不觉得又上了我的当？哈哈，我在分散你们的注意力。好了，言归正传。”

他正色说道：“现在我请你们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两个问题：第一，电码总共有多少组？第二，第一组和最后一组是什么？我这次测的是你们无意识状态下的记忆力和对电码的敏感度，这也是一个破译员必须具备的素质，对数字要过目不忘。”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
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